

挺進的鼓手

——寫在許茂昌畢業之前

銓棟蕭 文·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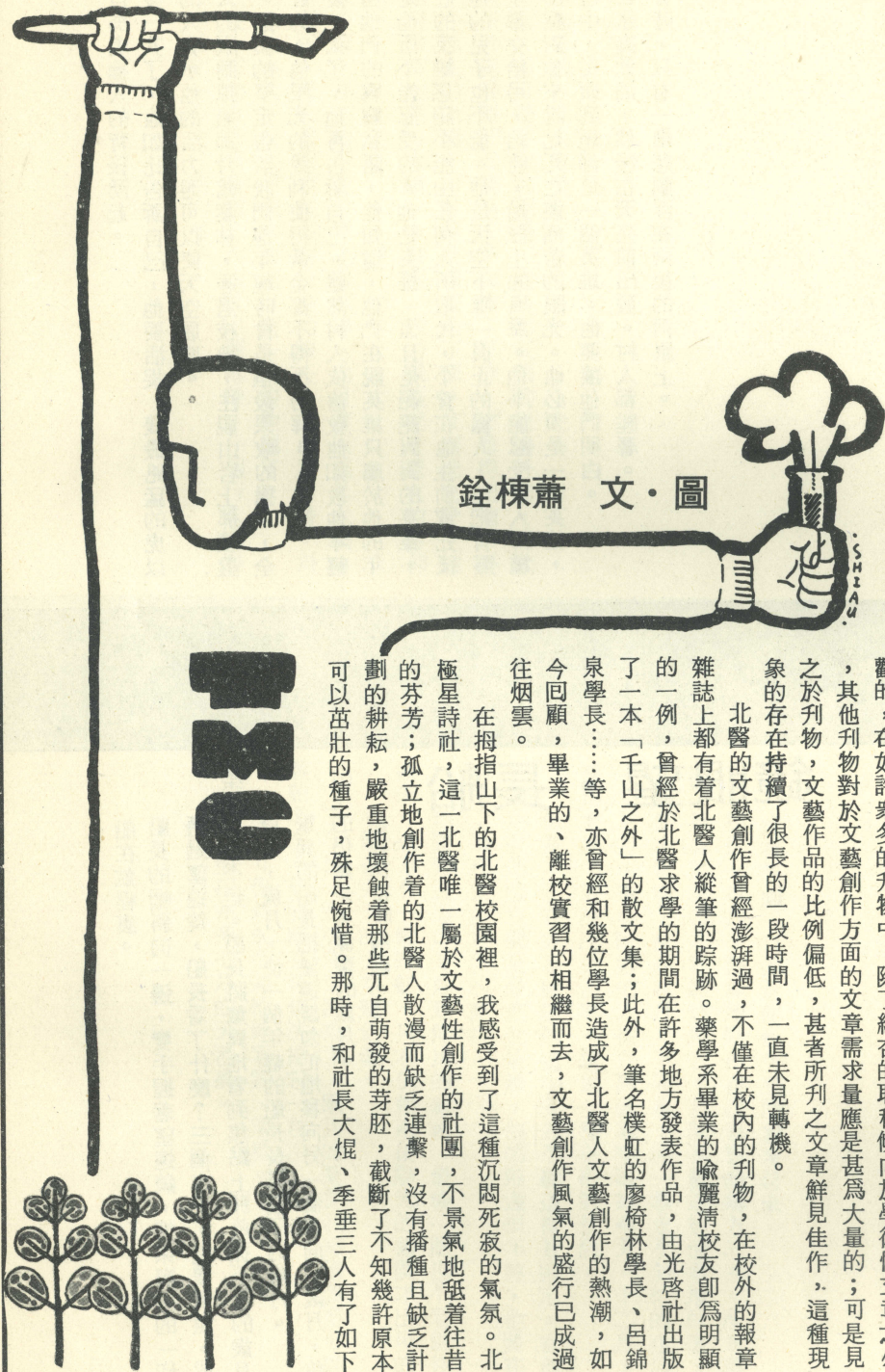
· 拇山下崛起的風雲 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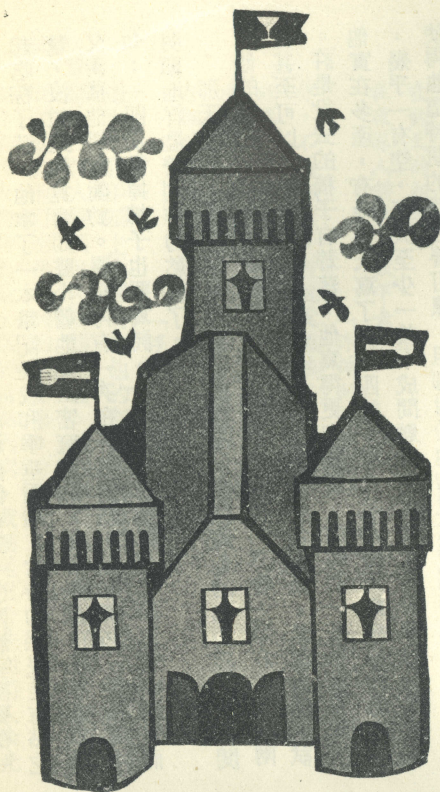
進入北醫，在兩年多來的所見，發現了刊物編輯風氣頗盛，另一方面在文藝創作的風氣上却是十足式微，這兩種狀況的存在實在是怪異的了。按理而言，北醫刊物的衆多，諸如：綠杏、北醫青年、北醫入報、藥學系系刊與北極星詩刊等等，依僅僅一個學院來衡量是頗爲可觀的，在如許衆多的刊物中，除了綠杏的取稿傾向於學術性文章之外，其他刊物對於文藝創作方面的文章需求量應是甚爲大量的；可是見之於刊物，文藝作品的比例偏低，甚者所刊之文章鮮見佳作，這種現象的存在持續了很長的一段時間，一直未見轉機。

北醫的文藝創作曾經澎湃過，不僅在校內的刊物，在校外的報章雜誌上都有着北醫人縱筆的踪跡。藥學系畢業的喻麗清校友即爲明顯的一例，曾經於北醫求學的期間在許多地方發表作品，由光啓社出版了一本「千山之外」的散文集；此外，筆名樸虹的廖椅林學長、呂錦泉學長……等，亦曾經和幾位學長造成了北醫人文藝創作的熱潮，如今回顧，畢業的、離校實習的相繼而去，文藝創作風氣的盛行已成過往烟雲。

在拇指山下的北醫校園裡，我感受到了這種沉悶死寂的氣氛。北極星詩社，這一北醫唯一屬於文藝性創作的社團，不景氣地砥着往昔的芬芳；孤立地創作着的北醫人散漫而缺乏連繫，沒有播種且缺乏計劃的耕耘，嚴重地壞蝕着那些兀自萌發的芽胚，截斷了不知幾許原本可以茁壯的種子，殊足惋惜。那時，和社長大焜、季垂三人有了如下

THE





的計劃——一方面選介現代詩，一方面舉辦討論會；因而立即傾力推動起來，希望能造成像我在高中時期，國內詩壇和藝術界間廣泛聚會討論的風氣，使北醫人在課餘之暇也能稍稍涉獵文藝創作的領域。期望雖宏大，但路途甚為遙遠，即以張貼在川堂、福利社或教學大樓二樓的現代詩名作選介而言，由初時的乏人問津到二年後的今天，時時可以看見北醫人在下課時間駐足欣賞，甚或站着抄下選介的作品，可以明顯地發現這項工作已漸上軌道。在討論會方面却仍一直沒有多大進展，人數仍侷限於少數固定幾位；或許這和主持同學的能力、討論風氣的未能形成以及共同時間的難以覓求有關，然而却在兩年後的今日目見了一些成效。參加討論會的諸人中，許茂昌的詩和散文常見之於校內與校外的詩刊、報刊與雜誌，數量已頗為不少，郭必盛的詩也見之於新近出刊不久的「詩人季刊」，劉英山的詩也分別見之於最近二期的「笠」詩刊，這是可喜的開始，再加以北醫人報與北青近幾期來刊載不少的現代詩作品，北醫現代詩壇的風雲已經逐漸崛起了。

現代詩的欣賞與創作風氣若能普遍展開，對於其他如散文、小說等方面的創作也是一大引動的力量。尤以醫學生而言，醫學生從事的

在基本上與文藝相同的皆為根源於對生命的摯愛與追求，只是醫學用以解除威脅生命疾苦的方法，與文藝之用文筆以企求生命的美好的方法是有所不同的；然而在經由生命對內在的投射所產生的感受程度的相同，使得醫學、行醫與文藝的創作存在着融洽的交流，故而醫學生若能在休閒之時，開闢傾流於文藝創作的浩瀚大海，所能激起的波濤是洶湧無比的，同時亦能得到心靈上的和諧。北醫人中應該不乏寫作人才，也許有人將之壓抑，有人觀望，有人不知何以入門，致使北醫文藝創作風氣難以蔚成氣候，這毋寧是北醫的損失了。

促成我寫本文的動機或許在於此吧！希望能在我熟識的人當中，選擇出一位在北醫才開始受洗於繆斯之前的信徒，且他發表的作品數量較為重多的，從他的寫作生涯起始寫出他如何走上寫作的路，藉以照亮後繼者追趕而上。許茂昌，這一位挺進的鼓手，一開始就成為我寫本文的目標了。因而，我無意將此篇文章寫成傳記，亦無意偏於純粹的評論他的作品，我着重於告訴您他心靈的世界，他的作品的发展路線等方面，兼或有所論及他發表以來的作品，希望您瞭解——許茂昌，一位和您我皆相同的北醫人，他的努力和勇氣使他尋着了心靈真正的棲所。

· 許茂昌的寫作生涯 ·

第一次與現代詩牽扯上關係的許茂昌，那時，他還是大二的學生。在一次北極星詩社邀請詩人羅門蒞校演講的場合裡，他是在教室外走動而被大焜「逮」進教室強迫聽講的。這以前，包括他在彰化中學唸高中的時候，他一直是摒棄現代詩而僅只聲授舊詩舊詞。那一次的聽講並沒有給他來上一個一八〇度的轉變，却也稍稍旋轉了幾度而看起現代詩來。

認識他，注意到他，是在草坪討論會時。他和郭必（郭必盛）幾乎每次都到，就草地而坐；剛開始的討論會是由中國現代文學大系的詩輯選出幾首作品，討論的重心大都是有關現代詩的欣賞，很少討論到現代詩的創作與結構的諸問題，偶而也聽他發表些意見。

直到那年的端午節，北極星詩社社員們在二一〇四教室裡聚在一起吃粽子時，他拿了一本筆記要我和季垂看看，當時的感覺是有點吃驚，沒想到他竟會悶聲不響地熬出密麻麻的一本作品來，心裡既佩服又羨慕他這種衝勁。還記得有一次在好望角遇上他和郭必，他說了一句：「即使當掉褲子也要寫詩。」可以想見他對現代詩已經由欣賞而明顯地洋溢著創作的慾望了。

那天晚上，季垂朗誦着自己的作品，也談着他的藝術觀。我翻閱着他的筆記，發現他的幾首作品已夠水準在校內刊物上發表，有一兩首甚至可以投寄到校外詩刊雜誌一試，因此便告訴他，希望他試一試。許是投去的稿子有著落，他寫得更加勤奮，由他的一些手稿看來，他實在多產，有時一天寫了三、四首，而且並非整天絞盡腦汁而成的，幾乎一有空，每天至少一首不成問題。雖然如此高效率的生產詩作使得他這時期的詩乏善可陳，但却對於他的現代詩創作技巧有所幫助，勤於創作應該是通往他今日作品日臻成熟的主要途徑吧。

後來，他的詩闖進了「創世紀詩刊」，在他而言，這是他走上創作現代詩所豎立起的一塊里程碑。創世紀是一本季刊，是國內詩壇上最具水準的詩刊，從民國四十三年十月創刊至今已二十個遙長的歲月。當時，僅有「藍星」與其他一些詩刊一起為現代詩在中國詩壇上的地位而努力，也僅有藍星能與之併立，可惜藍星後繼無力而停刊，其他詩刊自不待言，只有創世紀屹立至今。（註）

許茂昌的詩受到了詩人洛夫（創世紀詩刊總編輯）的注意，又由於洛夫就住在吳興街之故，得了地利之便，許茂昌常常去造訪洛夫，也認識了另一住在吳興街的詩人大荒。或許因此之故，有人說他的詩像洛夫的，記得洛夫本人却覺得他的詩有些像大荒的，我覺得這是難免的。許茂昌的詩縱有洛夫或大荒的味道，承襲外在是有，但在瞭解他的作品後即明顯可見與洛夫或大荒全然不同，這一點僅由生長境遇之不同即可明白。當然，許茂昌在詩寫作上的初途一如嬰兒般善於模仿是無須訝異的，這也是一般初寫詩者必經之途，重要的是在於如何溶成塑造其自我風格的一部分。

今年寒假裡，當我讀到他在創世紀三十九期發表的「雪」，以及

即將在詩人季刊發表的「哭泣的渭河」二首近作時，感到一陣莫名的喜悅，從此終於聽到他真正的聲音了。由這兩首長詩的創作可見他的進步是難以相信的神速，令人措手不及之感，因為在長詩的創作上遠比短詩難以處理，而他竟能從容掌握。另一方面也發現了他心裡奔騰的思潮氣勢驚人，除非在他畢業後由於服役，就業等問題而刻意扼殺，否則他的詩將一首比一首更為鏗鏘。

• 許茂昌的詩與其衍發過程 •

瞭解作者的作品，首先在於溝通與作者間的屏障，透過對作者成長歷程的認識，才能掌握住作者的每一作品。平常我們見之於作品的，不過只是作者經由多層次的遞變而呈現給我們他過濾後的純質，故而單從作品難以窺全作者內在紛雜的世界。

我去了一趟彰化——許茂昌的故鄉，對我而言彰化是不算生疏的地方。那孕育着他童年以至高中的故鄉自然在他的作品中不斷的躍現。我去了那兒原先是打算談談他的高中以前，另一方面在於拿他寫作以來的原稿，結果是拿到了原稿，從台中談到他家，五個小時的談話却岔到另外的主題上去，直至天黑才步出黝黯的巷子，在年節的氣氛中搭車歸去。

由許茂昌早期的作品，我所謂的早期實在難以界定，姑且就界定於六十二年七月以前吧！這時期的作品免不了出現不很詩的詩來，例如他寫於六十一年十二月，發表於班刊的作品：

記憶，不聽話，老想走出心裏
和秋天的相思子，一起飄落

「松野宿雨」

苔痕，走到森林裏探險
去找，去吻你愛人的足痕
而，峽谷的雨，像趕長途的旅客
宿一夜就走了

「松野宿雨」



愛情，像早到的訪客

一清早就在門上敲個不停

「浮萍的一段情」

妳的憂傷，我會捲成一粒粒

當秋天的相思子

在夜深人靜時，飲下去

「浮萍的一段情」

你，不善飄泊，却總愛流浪

經過一段異鄉生活

浮萍想做個詩人

却飄泊得更遠

「浮萍的一段情」

這也是我手頭上所擁有的他的作品中最為早先的作品，由時間的推算應是在詩人羅門來校演講之後，這時許茂昌才開始了他的創作嘗試，很顯然的他可能接觸到的詩不多，才會有這樣的作品產生。

在介紹詩人的詩集時，基於兩點因素，我總是推介先由詩人余光

中的「蓮的聯想」開始，雖然我並不是這麼起始的。理由一是在中學時代注意現代詩的人很少，而對於唐詩宋詞的瞭解與欣賞却極普遍，幾乎每人都能朗朗上口；「蓮的聯想」內的作品閃爍着忽而古典忽而現代的光彩，讀起來很有節奏感，正適合用來作餌。另一理由在於余光中的名氣在一般大學生中較為響亮，即使沒看過現代詩也有可能先聞此人之名，好奇心的驅使也適合用來作餌，藉以讓更多人祛除心理上對現代詩未瞭解前的抗拒感。

稍後他的作品，有幾首是在六十二年六月間寫的，正是近期末考的日期，那時他在好望角告訴我寫詩上癮變成沉重的負擔，尤其在接近考試之前寫詩的衝動難以壓抑，我說這是難免的，以後就能控制自如。這一段時間的作品已經可以看出他的作品隱約地現着別人的影子了。

想起鞋

一隻在河東，一在河西

想起季節

各在河上，春却被遺忘在河底

一柄快槳

究能拉近幾寸河岸？

「河的完成」

這不是極其明顯地借穿了詩人余光中的衣服嗎？可是在另外幾首作品裡很難區分出受了那位詩人的影響，但却可以發現他的作品逐漸上軌道，他的貪婪的接納慾與無比的潛在能力。然而，呈現在他這時候的作品中，他雖然吞嚥不少詩人的作品，却仍擺脫不去他主觀上在一開始接觸現代詩時即已成形的觀念，導致了他作品產生消化不良與其他種種症狀，俯拾皆是：

他努力把自己形成一片邊疆的雲

去拯救那些失向的孤煙

而密西根湖的紅魚向這裏游

邊疆的水往何處流？

「高原，邊疆的日子」

於是。

山與山間，湖泊與湖泊間

第一次湧出忘記年齡的愛情

且一首歌

第一次泳過漿上的雨景

「一頁春天」

即讓洞庭湖的湖水

流過彩虹

瀉在阿里山的森林

彩虹

還是直不起來

「直不起來的彩虹」

較之他於六十一年年底的作品，雖事隔半年，此時期他的作品仍鮮見進步，不僅他的作品鬆散無力，也無技巧可言。可以這麼說，他的作品彷彿是承受了他人的火把，為詩而寫詩，他急於把得自於他人的以及自己的某些意念在每一首詩中傾囊出售，忽視了將作品透過內在自審的情感體驗，使得他的詩縱有物之形獨乏物之靈，缺少可以「感」的要素。在他這一時期的航程裡，他是一位有熱忱而却拙笨於馭船的水手。

六十二年的暑假，有一段時間他仍然逗留在吳興街閉門寫詩，他著實利用假期的空檔寫了不少詩，但是這段時期中，許茂昌仍掙不脫他人的影子，惟一可喜的是猶如蛻去一層皮般的，他的詩已經有著詩的味道了。北青十八期發表的「失戀」一首，幾乎是藉着余光中的呼吸而來進行他寫詩的運動，觸目皆是余光中的氣息：

鄉愁被東渡者稱作人造絲且屬舊牌

用麻木鋪架中國的神經

不知疼痛是這一代的可愛

二十世紀

呼吸鮮空氣的中國人學會

怎樣西眺而裝色盲在七十年代

怎樣完成暗適應在八十年代

即使海峽突哭紅兩岸也鹹不過死海

無疑地，許茂昌作這一首詩是受了余光中與蓮的聯想全然不同的作品——「在冷戰的年代」、「敲打樂」、「忘川」等一系列詩的影響，這與許茂昌先前觸角所伸及的情感或大自然的景緻底範圍不同，開闊了他的領域。

此外，詩人洛夫的影子也映現在他的另一首詩——「那女子」：

脚印被水流走時

那女子用十指跛行

城市睡成某種雲

由生澀的字句，可以發現在這一段時期許茂昌接觸了洛夫的詩，然而尚不甚明顯。

另外的幾首詩中，已可以讓人感覺出他已經在這時期裡閱讀了「中國現代文學大系」的詩之輯，許多詩人的影響充塞在他心中，而他的吸收是欣喜異常的：

貓的腳步踏醒一顆星星

夜已深了

深了

深在啼雞的唇尖上

北青十九。「星之小城」

鞋子是製造脚步的

脚步是製造匆忙的

匆忙是他的

「街角」

凡是蹄痕

都在驛站之間

都睡着

睡成傷口的樣子

「季節之寂」

那歌聲又撞進他心中

積水的霧鞋裏

一個名字正在睡去

蛹在繭裏面啼哭

「悲歌」

蠟燭哭得再傷心也拒不走火

灰燼再如何化裝也撥不出火

眼睛即使閉上

影子還是跟着腳走

「悟」

至此，許茂昌已懂得怎麼寫詩，但因受着他人的影響，他的詩有如別人作品的再現，因此，他這時面臨的已不是如何寫詩，而是怎樣面對自己體察的世界去搜尋寫詩的泉源了。終於他在他的幾首作品中微現了自我，那是在隔年（六十三年）的三、四月的時候，這一段時期由於尚面臨恐於詩材匱乏與信心的搖動，許茂昌的作品生出了紛雜而尚不調的面貌，包括他自己的，他人的與依賴他人而衍生的相同題材，那是借自洛夫的詩集「無岸之河」，却偶而披上了余光中的外衣。例如

所謂文化

原是一種很容易飄散的風沙

陽光在歷史的背後喧嘩

荊棘裏

何時腳印能澎湃出一條樵路？

「滴血，歷史的傷口」

血連著血連著血一如海潮

在曾經是麥田的土地上呼嘯

砲聲踐踏過的街道上

一朵花伸出僅存的半張臉

（同前）

哎，這季節

鄉愁燃燒異鄉人的瞳孔

北極星十一・「異鄉人（一）」

而那首年輕的歌是永遠不會醒來了

從槍上

取下最後一片月光

所有的血都是健忘的

傷口

在怔怔地呼喚一個方向

他們是一羣剛啓程就迷路的

霧

北極星十一・「戰死」

流水擺出浪子的姿態

沙灘上

潮汐戰勝了貝殼

而心中

一盞未被滅熄的燈火，仍在哭泣

創世紀三十八・「亡國客」

進入了六十三年暑假，許茂昌的衝刺讓人訝於他的進步如一匹脫韁之馬，他的作品已然可以立足於創世紀詩刊上。我們看看他發表的作品，都是一些短詩，顯見的成熟度已判若二人：

一枝花走過去

二十歲。蕊上的霧可以淹沒倫敦。

二十五歲。一個花瓣一個春天。

三十歲。老趕不走的一隻病蟲害佔着整個花季。

三十五歲。竟掉了葉子

一樹枯枝走過來

「女人」•全首

只那麼輕輕幾下子
便從剛剛坐下來
並且發着楞的
鞋子上，擦出一個
春天

他的

以及母親的

以及弟弟妹妹的

麵包，建基在

旅客的

塵

埃

上

「擦鞋童」•全首

其他同期發表的作品尚有「煙」、「夜景」、「妳的溫柔海拔三千公尺」與「母親的問候」等。屬於他真正詩的世界已經招手呼他前進。當然他投的詩並沒有每首都被發表，即使在發表的作品中也有表現平平的，例如前述的發表於創世紀的「之國客」與發表於詩人季刊第二期的「水窗」即是。然而，無可置疑的是他寫短詩的能力是不容忽視的。

緊接着進逼而來的是他發表於創世紀三十九期的長詩——「雪」，以及即將發表於詩人季刊的「哭泣的湄公河」，由於作品甚長，篇幅有限，也許北極星詩社有意舉辦關於這兩首長詩的評論會，暫且在此休止。

• 結語，兼談許茂昌的散文 •

如果說，依照許茂昌心中的比重而言，散文是輕於詩的；若按先後而言，寫散文是寫詩以後的後遺症。他之寫散文，或許是那次請詩人洛夫演講後，送他回家，在路上洛夫說：「也寫寫散文吧！對寫詩有幫助。」，而後才開始寫散文的。因而他的散文常常短得像首詩，有時候欣賞起來也有很濃的詩味。

初寫時的散文作品，那個時期相當於他在六十二年暑假前，如前所言，他那時的詩尚未成熟，影響了他的散文。僅有一點不同的是他的散文因為是衍生自他的詩而來，故而沒有模擬的對象，一開始就形成了自己的風貌。他過分重視句子的堆砌與裝飾，忽略整篇文章的結構與流暢性，使得他的散文雖招展着自己的旗幟，却流露出做作的味道，失去散文的吸引力。

隨着他詩作品的成熟，他也逐漸地着重整篇的結構與流暢，但是他的散文仍掙不開詩的掣握，不知道掙得脫後他的散文會變得怎樣？與他的詩之間的新關係又將如何建立？至少，我覺得他應該去試試；那時，他的散文，又將以另一種風貌出現也說不定。

他的散文發表過的也不算少，數量上較詩為多，大都發表於北醫人報、聯合報副刊，連皇冠、創作月刊與民聲日報的民聲副刊也有過他駐足小留的踪跡。我期望於他的散文能像他的詩一般等速的進展，然而我是較偏愛他的詩的。

從層層的束縛中，熬過了焦慮與徬徨的日子，許茂昌已經破繭而出，自在於他的創作世界，是否他的作品能繼續不斷有着新的生命而無虞缺乏？當我們回顧他的作品所交織的世界，他耕作的仍是貧脊的窄地；對於他，他所面臨的是更大的課題——領域的擴展、民族情感的溶鑄與創作的實驗，這也就是年初三那天，在他的故鄉彰化，我和他談論的主題。而我們能有一睹他超越的時刻嗎？讓他來給我們答案吧！

註：藍星詩刊最近已復刊。

——三月十二日完稿於雨街